

镇江沦陷前后的日军暴行·····	何福生 (118)
占领镇江城·····〔日本〕本多胜一	(120)
在沦陷的日子里·····	胡鲁璠 (128)
伪档残忆·····	孙金振 (135)
伪八团始末·····	吴廷阶 (140)
镇江维持会委员长柳衍斋·····	闻谅直 (160)
镇江“ <u>正谊社</u> ”鳞爪·····	庚 存 (166)

圖山关三炮退敌舰

王 冰

在镇江市东北约三十公里的地方，有圖山蜿蜒于丹徒县的大路、大港两乡境内。其北峰横亘江滨，形势险要，历来为扼守江防、抵御外侮的重要关隘。明清以来，陆续在沿江的龟头山、大矾头、二矾头建炮筑塞，称为“圖山关”。鸦片战争时，圖山关有三座炮台，当然，那时的炮都是用点火捻子引火的灌膛炮，但就是这些土炮，也曾重创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兵舰，立过战功。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历有官兵驻守，营建炮台。清末的土炮已逐步更新，到抗战前夕，共建大炮九门，其中四门是要塞垒炮，其余五门俗称“快炮”，比较先进。驻有炮兵一百多名，一向粮弹充足，维修良好，是吴淞、江阴以西的第三道江防要塞。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分三路抵抗，参战部队约五十个师，七十万人左右。由冯玉祥（九月十八日以后为蒋介石）、顾祝同、张治中等指挥，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十一月五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十日松江陷落，十二日日军占领上海。兵分三路：一路沿京杭国道，直趋南京。十二月五日，日军侵占句容，十日攻占芜湖，对南京形成包围的形势。另一路沿沪宁铁路推进，十一月二十日常熟、吴县失守，十二月二日丹阳失守。第三路是海军，沿长江西进，有军舰四十余艘，约期会攻南京。当时从吴淞口到镇江除圖山关外，尚有吴淞、江阴两处

要塞。吴淞要塞根据中日上海停战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早已形同虚设。江阴要塞国民党军事部门曾用大量商船沉入水底，建筑所谓“封锁线”，炮台守军则早已撤防，日舰经江阴，一冲而过，一点没有起到防御作用。

圖山关炮台与镇江焦山炮台、象山炮台、江都都天庙炮台同属镇江要塞司令部，在国民党部队淞沪前线溃退时，少校台长卢佐周随镇江要塞司令林显扬撤往南京，行前命令上尉台员俞某拆去炮门，把探照灯、发电机等设备拆下埋藏，然后带领全台官兵，乘六艘义渡船过江逃往苏北。其中有十二名炮台士兵，出于民族义愤，对这样弃台逃走，心有不甘；又因他们驻防日久，在龟山头附近的村庄成家立业，有家室拖累。这十二名士兵未跟俞某逃走，组成抗日敢死队。

这十二个人的为首者是少尉台员骆煊标，浙江义乌人，行伍出身，在孙传芳部下当过炮兵，三十年代初即随卢佐周来圖山。炮手彭永义，湖南人。还有刘福贵、谢翔贵、肖某等都是炮兵。他们都具有爱国的热忱。俞某在撤走前把九门大炮中的八尊拆除带走或沉入江底，只有龟山头的一尊，尚存炮位。骆煊标、彭永义等人计议，先把龟山头炮位上的一尊大炮修复，再把散落在江边的炮弹搜集搬运到山顶的炮座旁边，并轮流在江边瞭望，准备痛击来犯日舰。

日本海军舰艇四十余艘，过江阴，溯江西上，一路都没有遭到阻击，正是趾高气扬，于十二月十日逶迤驶抵圖山前面的宽阔江面，梦想着一过圖山关，就可以溯江而上，克期会攻南京。一向自诩为“所向无敌”的“大日本帝国海军”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龟山头山顶上的中国炮兵战士，早已看到江面上的鬼影幢幢了。骆煊标等发现敌舰以后，个个义愤填膺，立即集中到龟山头山顶，由骆

骡标瞄准指挥，彭永义负责开炮，刘福贵、谢翔皋、肖某搬装炮弹，一切准备就绪。当日舰驶入射程以内，只听得骡标一声令下：“放！”彭永义立即发射，炮弹脱膛而出，直向日舰飞去，落在日旗舰的船头旁边，激起的水柱有两三丈高，从望远镜里只见日舰的船头满是淋漓的水沫。骡标等见一炮未中，立即调整发射角。日军惊惶未定，第二发炮弹又飞驰而来，可惜也稍有偏差，未中目标。骡标等再次校正准心，发出了第三炮，这一炮不偏不倚，正中旗舰的尾部，舵机失灵，兵舰在水面上失去控制。日舰指挥官晕头转向，以为在圖山关前遇到了劲敌，前途情况不明，便下令调转头，退到离龟头山头三十里的北岸三江营江面暂泊；并向日军指挥部报告，要求速派侦察机前来察看。骡标等五人在山上远远望见日舰尾部冒起烟火，知己击中，斗志更加昂扬，立即装好第四炮，满以为这一炮轰出去以后，可以击沉日舰，不想这些从西方军火商买来的弹药和炮身不合质量要求，炮弹不但没有打出，反而把炮身也炸坏了。骡标、彭永义等抗日战士，眼看敌舰逃脱，只得快快下山。

第二天一早，便有三架日本侦察机飞临圖山上空，低飞俯瞰，进行空中侦察，但圖山和五峰山森林覆盖，高山幽谷之中，寂然无声，更疑有兵埋伏。侦察机去后，又派来轰炸机，向森林、山谷中狂轰滥炸，半山西林寺的庙屋被炸塌一角，嶙峋的怪石，被炸得火星直冒，深山野谷中老狼窝里的狼群，也被这从来没有过的巨声震响和纷飞的弹火，吓得四散逃命，使兵荒马乱的附近农村，又增加了一群狼祸。日机连续轰炸两天以后，仍不放心，十二月十三日从丹阳城里派出久保田部队，一路烧杀抢掠，经埤城急行军来到圖山关炮台，才发现炮台已毁，并无守军，又到附近村庄搜索，抢掠

一天以后，才爬到龟山头的头顶，向日舰发出旗语，舰队才驶来汽艇联系，停泊在三江营江面的日军舰队，才起锚开航，经龟山头慢慢向西驶去。抵达南京时，比原定的日期已经推迟了三天。十二月十三日日军侵占南京，展开绝灭人性的烧杀抢掠“大竞赛”，城中居民扶老携幼，集中下关，渡江逃命。日本侵略者的海军，迟到三天，使江上留有一条道路，不然又不知要增加多少万无辜军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海军，自甲午海战以来，经日俄战争，自认为所向无敌，圖山关三炮，竟使这不可一世的帝国海军畏而却步。这三炮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威，打出了中国全民抗日的志气。所以圖山关三炮退敌舰的事迹，在丹徒县大港、大路一带，几乎家喻户晓。十二位抗日战士中，骆塘标在龟山头袁家洲落户，生一子一女，新四军挺进江南，他送子骆正伦参军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渡江战役前夕，我方曾带信给骆塘标，要骆塘标探清圖山炮台国民党军撤退后，即在龟山头点火向江北发出信号。骆塘标和另一军属照办了。骆老一生为人正直，1970年病逝，享年79岁。彭永义也在龟山头附近的袁家洲落户，1984年去世。1983年笔者曾访问了这位老人，彭永义畅谈了当年痛击日舰的经过。我又访问了骆塘标之子骆正伦和其他知情人，将所得材料，整理成文，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丹徒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从淞沪抗战到镇江受降

黄 政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来镇江接收日军第三师团，我一直在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任职。就我的经历而言，这个师一直在抗日前线，与敌血战，有负有胜。追忆我在这个师的抗日战斗中，有这样的几段经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夜，该师即奉令开到上海闸北大场坚守军工路阵地。我为该师骑兵连连长，驻守社会局。日本陆海军炮火猛轰我阵地，然后步兵向我冲锋，都被我密集火力击退。到了第四天中午，师属171旅向师长告急：该旅右翼与胡宗南部独立旅的衔接部被敌突破，要求师长派人恢复阵地。师长即命令我连前去，我连冒敌炮火，用疏散队形跑步前进，到达右翼连附近，始知敌人只占领了我军两个排的阵地。我连和友军用密集火力封锁敌突破口，使敌不能乘隙向外扩张。我命一二两排每人备好两颗手榴弹，上了刺刀，顺着交通壕迅速向敌猛攻而克复了阵地；我及时带领三四两排赶到，以密集火力将敌击溃，敌弃尸十余具退逃，我连也伤亡官兵十余人。

当时秋潮骤起，我军阵地壕沟成了水沟，战士在水中奋战多天，无人引以为苦。进入军工路的第十三天，在激战中，我右膝被子弹打穿，不得不暂下火线。这时全连官兵抱定一个信念和决心，就是奋勇杀敌，雪耻报国，而不惜任何牺牲；经过这场激战，全连一百五十余名官兵大部牺牲，只

剩下六十余人。至今每念及此，总不禁热泪盈眶。

后来，淞沪战局逆转，我师也一退千里。我伤好出院赶到广济、武穴，才找到部队，师长委我为342团二营营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七十四军驻高安地区的五十八师与日军一个旅团激战一周，成相峙状态。我师师长施中诚令342团派我营攻击刘村、谭家山之敌。我领全营轻装进入五十八师344团前沿阵地，令四五两连猛攻敌阵。半夜，谭家山敌大队指挥所仓惶退却，弃电报机一台、步枪六支、掷弹筒四支和军毯、军大衣及食品等物，甚至连三名重伤员和一名轻伤员，也未及抬走，那个轻伤敌兵还打伤我五连一名士兵，我战士要用刺刀捅死他，被张连长制止。刘村之敌溃逃时，也遗留下弹药、给养以及军马五匹、驮牛三头。

我按团长命令，于上午十时向小岭搜索前进。因地形复杂，三十里路到下午五时才到达小岭。次晨，于副官向我报告：昨天日军退却时竟在土地堂，绝灭人性地将村中仅剩的男女老幼三十多人全部捅死；席棚内、池塘边，遍布尸体。师长得报后，命每连派官一人、兵三人，齐集土地堂凭吊死难村民，以增强我军同仇敌忾之气。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日军从武汉西南地区集结优势兵力，一路由华容、南县进犯常德，一路进犯澧县。川军王赞绪部一个军，军长即是王的公子。这位公子未作任何抵抗，不听其父的将令，撤到常德以南地区以避敌锋。驻常德的五十七师在师长余程万的指挥下，奋起扼守常德。

我当时任171团代理团长，担负西城门和城墙的防守任务。我的布置是：在西门外利用地形，抢修一个连阵地，令九连防守；令三营守西城门和南城墙；令二营左接三营，右接169团，防守西城墙；一营作预备队，在西城内修筑三道登

城梯道，以便增援；并作了其他必要的战备措置。与我团同时，169团防守北城门和城墙，170团防守东城门和东城墙。南门外是沅江，由师工兵营架设两道浮桥和桥头阵地，由该营防守。

当时，日军炮火和空军攻击力量相当猛烈。主攻部队是第三师团，先攻北城门，继之包围西、东二城门。激战三天后，正值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举行开罗会议。蒋氏由开罗给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发来电报，大致云：此役胜负，攸关国家之声誉，全体将士务必以决战决胜之勇气，战胜敌人。

常德保卫战是激烈的攻防战。敌人一心要攻下常德，以便在国际上表明它还有强大的进攻力量。五十七师则决心保卫常德，人在城在，全师官兵誓与城共存亡。

常德城是砖城，并不高。在敌人猛攻下，守北门的团长阵亡而失守，敌军侵入城内，敌我两军寸土必争，每座街屋都多次反复争夺。两军相距仅数十米，双方士兵相骂之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敌军同时强攻西城门，我九连西门外阵地，经过三昼夜激战，高出地面的工事都被敌平射炮击毁，该连伤亡极重。我为确保西城门，将残存的九连调进城内，立即将西门闭塞。敌军不分昼夜攻击西门及城墙，都遭击退。三营长头部负伤，我派团部中校附员卢发祥代理三营长，指挥西门战斗。卢代营长经战斗一昼夜，不幸牺牲。战斗之烈，可想而知。但我部守土巍然不动，敌军攻取西门终未得逞。

敌人黔驴技穷，分兵迂回常德以东，偷渡沅江，袭击南门，桥头阵地和一座浮桥丢失，敌军架云梯仰攻南城墙。师炮兵营经一周激战，全营炮弹打光，城外的炮弹又无法运进城，师长即令该营守南城墙，攻上南城墙的敌军全被我军肉

搏捅死，无一生还。

经过一旬血战，敌军虽占了北门内一段街道和城东北隅大片地方，但在五十七师寸土死守的抗击下，始终未能占领常德城。

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指挥五十一、五十八两师，在常德西北地区腰击敌军后续部队，予敌以重创。第一百军也奉令由益阳向常德急进，攻击敌军。驻桃源的王赞绪集团军也对敌采取攻势。在众军压迫、打击之下，敌军攻势受挫，开始退却。五十七师与敌军鏖战半月之久，保住了常德城。全师为国捐躯的官兵近四百人。

敌军败退后，我们为纪念阵亡的抗日将士，在常德城内花园修筑了一座抗日烈士公墓。胞弟黄敢，黄埔四分校十七期炮科毕业，在五十七师炮兵营二连任连附，守南城墙时，他刺死两名爬上城的敌兵，次日清晨敌机轰炸中，不幸牺牲。他的忠骨就埋在烈士公墓内。敌军退却时，弃尸三百多具，我们也把敌尸集中在西门外掩埋了。

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所著小说《虎贲万岁》，就是写的五十七师坚守常德的英勇事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何应钦令七十四军和新六军由湖南芷江空运至南京、上海，接收沪宁线各地日军的武器、装备、物资及设施。

十月四日上午，五十七师由南京乘火车至镇江。镇江各界代表在西火车站列队欢迎。我师的老对手日军第三师团长、参谋长等人，也站在各界代表的后面“欢迎”。车站外圈的日本哨兵，此时，毕恭毕敬，但神情沮丧。我们步出车站，受到镇江人民极其热烈地夹道欢迎。

我奉命接收第三师团在七里甸日军牧马场的马匹，计一

千六百余匹。约于十月某日，我率领由参谋、军需、兽医及翻译人员组成的接收组，第一次去七里甸视察马匹情况。第三师团参谋长、七里甸牧马场场长及佐、尉军官数人把我们迎进场内。敌参谋长指着一匹乘马对我说：“这是我们师团长的坐骑，是全师最好的乘马。敬请‘太君’骑坐一趟试试。”他们欺我南方作战部队没有骑兵，以为我不懂马术，想看笑话。殊不知我曾任骑兵营长，未必能欺。日本兵给马戴上一副水勒（嚼子），一副大勒，我接过马缰，试验两镫长短，检查肚带扣的松紧，左手握缰（两勒共六根缰，如是外行，真不知如何握法），并用左手握住英鞍毛（靠鞍马鬃），左脚任镫，右手按鞍后翘，腾身上马，跑了一段路，回到马场。日本官兵遂转而奉承我的骑术。

在视察了骑兵联队和马场全部情况后，我指示敌师团参谋长：限期将全师团马匹集合场内，造具马匹清册及随马装备表册，届时我们再来接收。

约在十一月初，我带领接收组前来。日军在马场内搭起悬挂红绸的接收检阅台，我走上台，日本的骑兵联队、炮兵联队、辎重兵联队长向我呈交了马匹清册及各种报表，各单位的马匹按顺序站成检阅行列，由我逐列检阅。接收毕，由师部上报军政部备案；然后按军政部命令将马匹分发各军。待马匹分发完毕，驻七里甸的日军集中上海待遣。

五十七师来镇江，官兵遵纪守法，军誉尚佳。但在接收日军装备中，也确实有人发了接收财。在来镇接收后不久，师长陈嘘云就在南京出巨款购置了一所花园洋房。他哪里来的“巨款”？其筹款的手段，也不过是：

1. 日军镇江仓库和丹阳仓库存有大量食盐，陈派其弟和一名军需带领几名士兵，雇码头工人把盐装了八只大驳，用

轮船拖到武汉。当时该地正缺盐，得了高价。这笔可观的收入，就下了师座的私囊。

2.日军镇江仓库里还有汽车轮胎一千多只，也是市面上奇缺之物。陈未上报，私自出售，此款也非小数目。

3.日军镇江仓库还储存大量小麦和豆类。陈指使其副官主任联系商人，讲妥价钱，雇了码头工人，在夜间宵禁后，搬运上船；两个夜晚共运出小麦、黄豆约七百包（麻袋）。

4.日军镇江仓库有各色布匹约一千五、六百匹，由陈的亲人私卖给江北客商。这笔款，师座也必不会交公的。

这位师长背着全师官兵，搞了一场变公为私的把戏。师长如此，下属亦可知也！于此，可见当时接收之一斑了。八年抗战，五十七师疆场伤亡的官兵逾万，万兵之血却饱了不肖长官的私囊，这也是我们抗战始料之所不及的。

泅渡苏州河献旗的杨惠敏

肖 思

“八一三”淞沪战役，经过三十三昼夜的血战后，我军退守真如、大场一线。国民党八十八师谢晋元团八百壮士，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以掩护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五军应后转移。八百壮士外无援军，内缺粮秣，不顾日军猛烈炮火的攻击，凭藉水泥结构的多层高楼殊死抵抗，使日军顿兵楼下不得前进。八百壮士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全市人民。

上海人民大力支援“四行”孤军，征集了大量馒头、饼干、罐头、水果和药品，由勇敢而善游泳的青年多人，利用黑夜的掩护，游泳带到对岸，献给壮士。最为动人的是一位女童子军泅渡献旗的故事：这位女童子军只有十六岁，镇江人，名叫杨惠敏；她为了给八百壮士鼓劲，在激战的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把一面国旗缠在颈上，用蛙式潜泳，勇敢机智地泅到对岸，把这面旗子献给了壮士，士气为之大振。当这面鲜艳的国旗升上四行大楼屋顶旗杆，在硝烟弹雨中，昂然舒展时，对岸不少躲在断墙残垣下翘首相望的群众，无不兴奋得热泪盈眶。她的义举，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大大振奋了人心。据闻杨女士后来赴美宣传中国抗战，胜利后与台湾大学体育教授朱重明先生结婚。我至今仍很怀念这位爱国女士，当年她的英姿仍是桑梓故老的热烈话题。

淞沪抗战前后的一些见闻

沈嘉征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经过三十三昼夜的血战，我军退守真如、大场一线。驻守在苏州河北岸靠河边“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战士，凭藉全部钢筋水泥的多层坚固结构，顽强抗敌，誓不后撤。

当时我主持前“上海市立动物园”，即用前几年组织的“上海信鸽会”名义参加“上海民众抗日后援会”，除把二十多只训练有素的优良信鸽捐献给固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作军事通讯之用外，还征集了五百多斤饼干水果，由勇敢机智善于游泳的男青年五人，于深夜携带了上述东西，用蛙式游泳带到对岸，乘敌军巡逻队间隙，送给仓库内驻军。后来凭藉抗日后援会捐献的信鸽通信，把驻军急须补充的弹药粮食及时地屡次地送到仓库。“上海民众抗日援会”尽一切可能，始终把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日战士。当时上海民众这样的热情勇敢，不怕艰险地支援抗日，情绪高昂，真是前所未有的。

抗战初期，“上海信鸽会”会员李梅岭、顾志轩、刘泉孙、华尧辉等自觉自愿的把训练多年能从洛阳飞回的优良信鸽四十多只献赠给我军总指挥部，这是他们嘱我为代表献赠的。

我联想到八年抗日战争，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建设，损失浩大。这当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仇杀我国人民的罪恶暴行，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还是十分友好

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我主持上海市立动物园，奉上海市政府令，驻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考察、实习半年，以便回国后，在当时江湾上海市中心区建设现代化自然环境的动物园，考察期间，日本园长古贺忠道对我十分亲切，有问题询问时，总是十分详尽的解答。在实习时，所有职工对于各种动物的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的经验，无不悉心示范，毫无保留的指导。

考察实习满期后，古贺园长陪我到东京市政府向园林局长辞行，局长当将上野动物园各种动物的现代化场合建筑全套图纸赠给我一份和雄黑一头，作为纪念礼物。我回国后，也把鱼鳞孔雀一对回赠上野动物园留念。

临别前两天，上野动物园全体职工设宴话别，并合影留念，古贺园长亲自陪送我到大阪上船，依依不舍的握别。

临回国前两天我到东京市郊集镇上拟向朋友辞行，由于集镇上的门牌号数并不顺次有序，一时不易找到，有一位路过的报童看到我在东张西望，他就走近问我要找什么门牌号码？我告诉他后，他指点我怎样走法，隔了几分钟后，我还是找不到目的地，那位报童又看到我还是没有找到，他就十分友好地主动带领着我走到目的地。

我们中国的神圣抗战，正是反对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仇恨对我们友好的日本人民。

八六史写于一九八五年二月

武汉空战壮烈殉国的陈怀民

救家驹

前 言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汉市上空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空中保卫战。一位国民党空军四大队二十三中队少尉主机驾驶员，在击落一架入侵敌机后，他的飞机也中弹起火。他本可以跳降落伞，但他放弃了生的机会，怀着与敌同归于尽的决心，怒火万丈地向一架敌主机——日本佐世保著名的“红武士”高桥宪一的飞机猛撞过去，于是敌我两机俱焚，只见两团通红的火球从高空先后坠落于滚滚的江涛之中。

这位为华夏增辉、使扶桑丧胆的英雄，就是镇江市白莲巷出生的陈怀民。年仅二十二岁虚龄的英雄，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空战的光辉一页。他的牺牲，是“重于泰山”的；凡我炎黄子孙闻其事，当深感光荣而敬仰、怀念他。

今年，英雄已长眠地下四十八年。作为与他一墙之隔、总角之交的近邻，同时又是只比他小两岁的表外甥的我，际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为了使表舅怀民的壮烈事迹，在故乡广为流传，我不计工拙，如实写来。

英 雄 的 亲 人

英雄的父亲叫陈子祥，号明征（是我先母的五姑父），

原籍浙江慈溪，幼年失母，其父续弦，晚娘一进门，就把尚未成年的陈子祥赶出了家门。他被一位山东聊城的国术师带往聊城，传授武术；因此聊城是他的第二故乡。

光绪维新后，大练新军。陈子祥东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回国后，随端方来江苏。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镇江光复，他在镇江都督林述庆麾下任过要职。

后来，他应八旗中学蒙族校董敖西林（是我先祖父，光绪庚子科廪贡生）和赵泽龙之约，入该中学任体操、军训教员。他在白莲巷东段直至水陆寺巷中段，买下旗民房产百余间（由现在白莲巷三十五号起，东向折入财政局大楼，直至市人防办公室，这一片房地，都曾为陈子祥先生之产）。

先父是他心爱学生，由他作伐，将其内侄女许我先父为妻。因此，陈敖两家既是紧邻，又是师生，更是翁婿，关系甚为密切。幼时，我与怀民差不多天天在一起。

陈子祥先生有几位妻室，在未被继母赶走前，其父曾为他带了一个童养媳。他在八旗中学任教后，方接伊来镇，安家在丹徒乡下，生一女叫陈去疾（已故）。另外，他又娶了吴氏夫人（是我母亲的姑母），又生了一子一女，子陈天和（现在武汉退休），女名陈淑贞（又名陈难，现在长沙市，她曾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其夫刘伯谦，是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孙，已故）。陈怀民的生母叫魏静诚，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坚强女性；她还生怀民的妹妹淑芳（又名陈竞，已故，其夫康士诚，现在北京市工作），其弟陈天培，现在本市十五中工作。

怀民本名天民，从军后始改怀民，并一直以此名行世。

英 雄 的 生 平

一九一六年三月某日，英雄出生于白莲巷本宅（即现在丹徒县农机公司门市部后面一幢五架梁的瓦平房里）。幼年，他即深受父亲的熏陶和教导而酷爱武术，能将头向后仰而与脚跟并齐；喜爱阅读武术书与英雄故事，性格又好打抱不平，然不喜与生人接谈。他只比我大两岁，同我最要好，常来我家借阅历史小说，尤爱听我祖母讲杨家将、岳传等故事，当听到风波亭岳飞父子遇害时，他竟红着脸，大骂秦桧卖国贼，并说“岳飞太呆。如果我是岳飞，管它什么十二道金牌、十三道金牌，先直捣黄龙再说！”当看到中日甲午海战故事时，他极钦佩邓世昌临危不惧，用自己的战舰撞击日舰而不惜同归于尽的爱国捐躯精神。

在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毕业后，他考入省镇中；高中则在常州工专就读。这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英勇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指挥下，同日军浴血奋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怀民与其兄天和，投笔从戎；与上海许多学生投身十九路军的抗日洪流。他目睹敌机炸毁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等而义愤填膺；尤为忿恨敌机欺我防空力量薄弱，猖獗如入无人之境，绝灭人性地扫射我无辜妇孺。当美国志士肖特自愿驾机助我空战而壮烈捐躯时，又激发了他将来驾机严惩日军飞贼的决心。

淞沪停战后，十九路军调福建。怀民随翁照垣旅也到了福建。后来其父陈子祥得悉十九路军将调江西剿共的消息，即打电报把怀民叫了回来，因而再读于常州工专。他曾对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一定要报考空军，为国雪耻！我弟兄三人，死了我一个，陈家也不会绝种的！”

一九三二年，他果然去杭州笕桥报考空军军官学校。应